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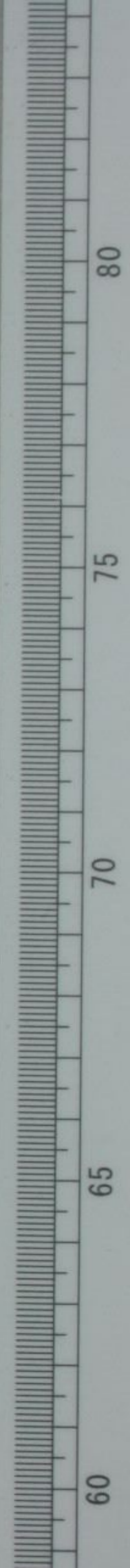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義字集  
五編

下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20



文庫11  
A1695  
20

御田承之庫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卷之下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卷之下

蒲生重章子闇著

西鄉隆盛傳

西鄉隆盛。舊鹿兒島藩士。稱吉之助。號南洲。資性剛毅。容貌魁偉。少志文武。年二十四。五官江戸藩邸。時往來水戸。與藤田東湖等交。東湖奇其志氣。常語人曰。繼吾志者。此人也。水戸人嘗請其書。乃大書云。一寸英心。敵萬夫。嘉永中。隆盛在京師。時清水僧月照辱近衛關白知翼贊。朝政機密。隆盛與之親善。安政五年秋。朝廷將下。敕書於水戸源齊昭。近衛

羽峯曰英  
豪氣象使  
人陳服

近世偉人傳  
義集第五編  
西鄉隆盛傳  
蒲生重章子闇著

后得曰斬亦有機識然唯舉兵失機可惜

公欲使月照先報之水戶。月照乃謀之隆盛欲使之奉公書赴水戶。隆盛不肯。強之。乃諾。至水戶謀其事。事不成而還。當此之時。幕府逮捕勤王士甚急。近衛公使月照避之奈良。隆盛與海江田武次。前後護月照。輻深夜出京師。捕吏尾之。武次曰。彼若迫則斬之。隆盛曰。斬亦有機。子唯吾劍之視。既而達大坂。隆盛武次謂月照曰。奈良非可潛匿之地。唯薩摩可容身焉耳。於是變姓名。走薩摩。隆盛先歸國。畫匿月照之策。而藩議憚幕府。不欲舍匿月照。諭意隆盛。送出日州關外。十一月十五日夜半。隆盛旅裝訪月照於客

羽峯曰悲愴慨使人腸斷魂消

后得曰拔刀斷帆索教甚

舍致藩命。月照曰。吾離此地。必為幕吏所捕。有一死而已矣。隆盛曰。僕亦不使師獨死。乃携酒饌上舟。藩廳令與力某護送。筑前人平野國臣。及月照僕重助。隨舟過御舟浦時。大月中。天清朗如晝。酒酣。慷慨悲憤。月照書歌示隆盛。々々看了。懷之。立舷頭。朗吟云。布太津奈幾道。爾此身遠捨小舟。浪立盤立。天風吹盤吹。計浦上有心岳寺。藩主先塋在焉。隆盛呼月照至。舷頭。月照面寺。一拜隆盛。乃從後抱之。投海。一舟盡驚。與力某即拔大刀。悉斷帆索。舟乃止。急搜海中。則隆盛。兩手抱月照。堅不可釋。上岸。爇火温屍。間一

后得曰可  
與月照傳  
參看

又曰此亦  
大功

夕隆盛蘓而月照遂不活探其懷獲隆盛手書歌一首即月照傳所載大君之什是也或云月照所盛懷亦獲月照手書歌一首云曇奈樂心乃月盤薩摩加太沖乃波間爾今曾入里奴留藩乃流隆盛於大島以避物議隆盛自改稱大島三右衛門居二年藩主生父茂光後改久光將上京圖國事召還隆盛參議隆盛抗論不屈旁若無人君側用事者甚惡之遂坐事再流於沖永良部島至元治甲子赦還復參機密當此之時三條公等西奔在筑前幕府忌之將幽于大坂隆盛百方救之事得寢諸藩勤王之士亦依隆

近世偉人傳

義身五續

二

蒲生氏

劉子貞曰  
南洲能免  
人之禍而  
不能自免  
其禍可謂  
善於謀人  
而拙於謀  
已也  
羽峯曰識  
見遠大  
后得曰行  
成亦大功  
幕府已倒  
于此  
羽峯曰投  
機如神  
后得曰疾  
雷不違掩

盛之力免禍者甚衆云慶應元年幕府再起征長之師先是京師之變薩兵擊長軍多獲其良既而悔悟曰方今之急務在諸藩一其志以護皇國乃禮俘囚而還之至此隆盛潛遣使長州行成其交日密共謀倒幕府而幕府未之知也三年十二月朝廷有大會議隆盛為參與多所獻替戊辰春王師東下隆盛為之參謀已入品川勝安芳往見之陳慶喜恭順之情狀請停征討師安芳素與隆盛有舊陳謝尤力隆盛徵謝罪表信之效安芳曰期明日致牙城時已夜半矣隆盛曰既說致城何待明日直入收城之兵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五編下

三

蒲生氏

耳吐嗟收  
城亦是大

又曰又一  
大功天下

已定于隆  
盛手

羽峯曰美  
雄所見炳

如火非夷  
所思

洞齋曰隆  
盛反意基

于此  
后得曰驚

鳥將博匿  
其形

洞齋曰隆  
盛反意基

蒼黃解散既而北征北地亦悉平賊兵奔蝦夷隆盛  
又討之臨發曰我行費三十日而足矣到則賊皆降  
果如其言 朝廷將拜參議固辭歸國明治二年六  
月賞其功賜祿二千石四年叙正三位任參議六年  
五月任陸軍大將兼參議是歲十月隆盛等主張征  
韓論三條相公奏之 敕令且夕將下而相公病作  
不朝岩倉右府及水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以為不  
可論奏甚力事竟寢隆盛等辭職歸國逍遙于林泉  
吟咏乎風月如忘世者 朝廷屢召稱病不出或者  
問曰公竟無意於世乎答曰出處之決非今日所可

洞齋曰隆  
盛反意成

于此  
羽峯曰又

是識見遠  
大

又曰友誼  
之厚如此

劉子貞曰  
從小兒跳

梁可發一  
笑

洞齋曰隆  
盛騎虎不

言也且俟三四年嘗辭賞典祿 朝廷弗聽因用之  
建私學校又用以資書生數人留學歐洲修月照墓  
祭之當是時隆盛名望愈高至於人或曰隆盛不出  
奈蒼生何方佐賀熊本山口之變私學校徒皆欲應  
之隆盛謂桐野篠原諸子曰卿等發狂乎事遂寢十  
年一月私學校徒襲取鹿兒島彈藥製造所隆盛時  
在大隅高山校徒捕警視官中原尚雄以下二十人  
歸省者誣以刺客作服罪書示隆盛勸舉兵詰問之  
政府隆盛知其勢不可止遂投袂而起部署眾出鹿  
兒島入肥後圍熊本城谷于城等善禦不能拔 朝

通志卷八 傳 三

通志卷八 傳 三

可中下之  
勢在于此

右得日軍  
勢如破竹  
文亦如破  
竹

劉子貞曰  
乘勝捷之

師蹙傷夷  
之眾南洲  
安得不敗  
哉

洞齋曰文  
勢悲壯慷  
慨有司馬  
遷叙坡下

近世傳人傳

義集五編下

四

蒲生氏梓

廷褫隆盛官位。發征討令。大軍海陸並進伐之。隆盛棄熊本。退據木山。四月二十日大戰于保田窪。敗走保人。吉官軍長驅又敗之。走日向據延岡城。八月十四日官軍攻拔之。敗走保熊田村。十八日隆盛與桐野以下數十人。揀死士。踰可愛嶽絕險。衝圍遁逃。入鹿兒島。據守城山。官軍自諸道進。以九月二十四日四面薄城山。隆盛乘竹輿將徙岩崎谷之壘。飛丸中其腰。大呼曰。唉。敗矣。別府新助走來。列之時年五十五。於是桐野以下諸將皆斃。兵士潰散。自始叛。殆半歲。據城山防戰。僅二十餘日矣。隆盛之據城山也。

敗沒之手

腕

羽峯曰英

雄胸中有

此

洞齋曰拔

山之英雄

臨亡猶悲

與虞姬別

隆盛則在

官軍四攻

一穴中從

容如此何

等豪膽

穿坑于崖下。以避彈丸。常在坑中圍棋吟咏。從容如平日。書坑壁云。籌策未成穴中夢。八洲民庶悵秋風。又岩崎谷洞中詩云。百戰無功半歲間。首邱幸得返家山。笑儂向死如仙客。晝日洞中棋響閑。鹿兒島縣令岩村通俊葬隆盛以下屍于淨光明寺。樹墓表。士民行香火者。日不絕云。善諷子曰。隆盛自謂一寸英心。敵萬夫勇。則勇矣。而誤其方向。何也。其必有使之然者。不可獨尤隆盛也。余蓋聞之。某相公云。隆盛投海一段。重野君子德所親聞。於隆盛如此云。

近世傳人傳

義集五編下

五

蒲生氏梓

近世偉人傳 卷五 續下 五 清生氏梓  
又曰。或云隆盛不死。投魯國軍營。潛匿。今猶無恙。古  
人有句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辱是男兒。隆盛  
儻學之耶。而余未能之信也。辛卯初夏。屬稿于鵠々  
閣中。

南摩羽峯曰。嗚呼隆盛。以英邁不世出之資。而誤  
大義。亦可怪矣。豈為私學校黨所勸誘。而然邪。將  
激征韓之議。不行也。若使之不誤方向。則永為國  
家之柱石。以裨補大政。其所益果如何邪。余深為  
隆盛惜焉。更為國家惜焉。  
劉子貞曰。南洲有丈夫之氣。無英雄之謀。既忍負

恩而叛。何僅據守山城。且禍已臨。猶朝夕圍棋吟  
詠坑中。足見偷全餘生。無復遠略。其不免於難也  
宜哉。

豐島洞齋曰。自古英雄誤末路者多矣。若晉王敦  
桓溫。雖初皆翼晉室。致中興之勳。而不能全其終。  
千載污青史。嗚呼隆盛。已為維新之元勳。又為維  
新之亂臣。何其事業之前後相反。歟。豈萬眾之所  
推。一為其黨魁。雖知其非。而騎虎之勢。不可中下  
歟。有具瞻之任者。可不慎焉乎。

岡田后得曰。昔者某氏刻高山彥九日記。隆盛書

近世偉人傳 卷五 續下 六 清生氏梓

題字曰終始唯一誠隆盛素欽仰彥九者豈真有  
反意哉韓淮陰之類而已君子恕其心可也

又曰隆盛辭職賦詩云獨不適時情豈為歡笑聲  
雪羞論戰畧忘義唱和平秦檜多遺類武公難再  
生正邪今那定後世必知清又偶成云幾歷辛酸  
志始堅丈夫玉碎耻輒全我家遺法君知否不為  
兒孫買義田二詩可以想見其人矣

宜哉

神武中又見命全翁主與對對其六矣於職也  
愚而對對對對平山故且歸山歸歸牌又國對今

藤原國幹傳

后得曰隆  
盛腹心

藤原國幹者舊鹿兒島藩士也稱冬一郎為人温良  
而沈毅邃乎兵略西鄉隆盛謀軍事唯國幹與焉如  
桐野村田諸子則事決而后得知之戊辰伏見之役  
將薩兵擊賊走之五月官軍之討彰義隊於東台也  
國幹帥兵自上野廣小路進當其前面賊據高砲擊  
我兵逡巡國幹大怒督衆挺身而進入黑門部下危  
之引而出門外者七國幹不從舞刀而進隆盛聞戰  
酣出城按視危國幹單身激戰遣人止之國幹憤然  
曰西鄉氏以我為不足當敵衝乎弗聽隆盛又使弟

近世傳

義集五編

六

澤生氏梓



從道謂之曰。前面敵脆弱易與耳。何足勞子。背後敵  
 倔强。非子不可。請當之。國幹乃引兵而退。既而賊敗  
 走。國幹命部卒放火中堂。煙焰漲天。東北平定。後歸  
 鹿兒島。及隆盛為藩大參事。舉國幹以為大隊長。既  
 而。朝廷徵兵二大隊於鹿兒島。國幹領之。以上京。  
 在數寄屋橋營會。皇后啓行東京。玉輦過數寄  
 屋橋。營兵自窓隙闚觀。彈正臺吏見之。入營門糾責  
 之。而不知其為誰。厥明召國幹謂之曰。拉兵士闚觀  
 玉輦者。來國幹曰。某部下。豈有失敬如此者。假令有  
 之。則因其軍令之不整肅也。請罰某。莫須問兵士吏

后得曰得  
 孫吳養兵  
 士之遺意

抗辯弗聽。國幹憤然曰。其實不知其為誰。無已。則某  
 明日帥二大隊。整列臺下。君等請物色而執之。臺吏  
 固不辨其為誰事。因寢。兵士聞之。感泣其仁恕。既而  
 朝廷解散隊兵。國幹亦歸國。明治六年。朝廷復徵  
 兵四大隊於鹿兒島。以為禁軍。國幹復為其二大隊  
 長。上京拜陸軍省出仕。進為少將。叙正五位。領近衛  
 兵直衛宮內省。及征韓論起。與隆盛同意見。方隆盛  
 利秋等歸國。物情洶然。種田少將謂人曰。篠原仍在。  
 差強人意。其為人所重如此。既而國幹亦去。十年二  
 月。與隆盛共反。自督先鋒。攻熊本城。不能拔。將轉出

羽峯曰可  
以為今世  
之砥錘

后得曰古  
人句云反  
為前人抱  
不平作者  
亦然多少  
憾憤

南關與官軍對持於吉次田原險三月四日官軍破  
賊于吉次國幹勵眾返擊中飛丸而退終死其營矣  
其在東京也置邸宅於駿河臺結構素樸不類貴官  
第自奉節儉蕭然如寒士不畜侍婢但僕從二人而  
已

善諷子曰聞西鄉篠原等罵非征韓論者曰偷安黨  
蓋彼志氣遠大在席卷三韓澠州以張皇威未遑  
樂區々富貴也而忿々誤事終負賊名嗚乎惜哉  
重野成齋曰不出關觀兵士一事足觀國幹骨力  
體度

南摩羽峯曰漢武為霍去病治第去病曰匈奴未  
滅無以家為國幹之居陋室守節儉似矣蓋其志  
遠大非區々偷安者也方今聞之而不媿者能幾  
人

劉子貞曰篠原勇則勇矣惜識見猶不遠是以終  
從南洲叛而負賊名此可以為有勇無識者戒  
豐島洞齋曰國幹以驍悍之資建功於東北及征  
韓論不合不堪忿々之意竟棄少將印綬而入嘯  
聚之黨以負賊名廢前功何見之違也人一誤大  
義其餘不足觀也

近世韓人傳  
義集五編下  
九  
補三

村山拙軒曰。國幹之勇略。所謂起々武夫。實國家爪牙之臣也。惜乎一旦誤順逆。而陷賊臣。然其居駿臺。自奉節儉。蕭然如寒士。殆有古人之風。

岡田后得曰。使隆盛國幹遂其志。果可得能席卷三韓。滿州乎。未可知也。蓋彼必有成算。然是非起豐太閤於九原。其孰與之噫。

又曰。國幹歸藩後。咏懷云。飲馬綠江。果何日。一朝事去。壯圖差。此間誰解英雄恨。袖手春風咏落花。其慨憤可想。

南學傳人傳曰。國幹之武。國室中。其武蓋其也。

那珂梧樓傳

那珂梧樓。名通高。幼字堅彌。改五郎。梧樓其號。邦音通五郎。故以梧樓行。晚號蘓隱。本姓江幡氏。明治維新。改那珂。蓋其先江戶氏。居于常陸國那珂郡。後遷于出羽國大館。冒江幡氏。父道俊。文政中以醫仕南部侯。生二子。梧樓其第二子也。幼勉學。長好文詩。性嗜酒。不擇醇醜。以取醉為足。年十九亡命游江戶。學安積良齋。及東條一堂。々々門有安積五郎。國今五郎者。因併江幡。五郎曰東門三五郎。云當是時。余亦遊江戶。寓南部侯侍醫丹野氏家。一日梧樓來視余。

后得曰。寫其人天

羽峯曰有志之言不期而合如此真奇矣亦是奈縮題柱之意

讀小倉山房集曰子亦好詩乎請見近作余乃書出鄉口占一首示之曰單身千里出家山何厭丈夫成業艱不得聲名震海內一生不復入猿關梧樓覩然曰何其似吾詩也乃操筆書一詩有不以聲名驚海內一生不入鬼柳關之句暗合可謂奇矣猿關在國嶺南入江戶之關鬼柳關設於南部南境者余與梧樓交始乎此既而梧樓遊京師學文於森田節齋又如安藝入坂井虎山門為塾長前此其藩有廢立事其兄春庵坐事梧樓亦被嫌疑乃潛匿變姓名稱安藝五藏嫌疑稍解下帷江戶從遊稍進名聲頗著

藩主聞之給年俸六十石于時安政六年也梧樓去國十五年始歸鄉為藩學教授大改革學制一新規模闔藩子弟鬻々乎進學人稱其能踐鬼柳關之言云方戊辰與羽同盟之時藩以梧樓充使節事敗朝廷理藩罪梧樓亦坐禁錮有年明治四年遭特赦又來東京仕大藏省賜月俸五十圓既而轉任文部省賜月俸百圓十二年五月一日晚酌偶病作手杯而逝年五十有三矣梧樓之赦後來東京也拉其義子通世訪余々為置酒話舊梧樓笑曰聲名振海內之句果非虛喝也盡歡而去

后得曰手杯何等適似大人先生

近世傳人傳  
卷五編下  
上  
諸三記解

洞齋曰君子之交淡如水與夫握手定盟明日反眼相負如路人者異

善諷子曰。余與梧樓貧賤交。真不可忘者。嘗招余於傳通院。寓舍遂携如院後尼寺。菜羹薄酒。終日對酌。怡々如也。及其就官。各匆忙。未及屢慰。貧時交而溘焉逝。豈不亦哀哉。

南摩羽峯曰。余亦與梧樓交。知其為人。其氣勇敢。百折不屈。其才銳敏。應變不窮。善與人交。胸中灑落。不設城府。最好酒。巧詩。蓋快人也。今讀此傳。感懷不能已。愴然沾襟。

劉子貞曰。人生能遂其志。可謂快也。豐島洞齋曰。梧樓慷慨有為之儒家。今而在。余將

叩門請交。惜哉。

村山拙軒曰。安積五郎年十七八時。從先人而學。與余同庚。同窓讀書。後入東條一堂門。余屢訪其塾。因與梧樓相識。既而遇世變。五郎戰死於大和五條。梧樓去江戶。余亦東西奔走。不通音問者數年。維新之後。同奉職文部省。詩酒徵逐。不復異昔日之驩。無幾遇卒病而逝矣。今對此篇。不堪今昔之感。

近世傳人傳 義集五編 卷之...

月形詳傳

月形詳。舊福岡藩士。字伯安。稱駒之助。改安之助。又  
 改格。又改洗藏。號格菴。又運覺洞。父曰弘。自有傳。母  
 中村氏。嘉永三年三月襲父祿百石。為馬廻組。轉大  
 島定番。無何辭職。當是時幕府失政。海內洶々。詳乃  
 上書藩廳。切言時病。又謁藩主。說尊王及封內民庶  
 困窮之狀。執政之偷安。海防之為急。務藩主嘉之。既  
 而以其動搖人心。妨害藩政。被幽囚。乃慨然作續正  
 氣歌。并序云。萬延紀元庚申十一月十四日。余有罪  
 囚於牢獄。廣方一丈。俯仰延日。遂無訊鞠之事。辛酉

羽峯曰眼  
光透氣力  
健

后得曰三  
有禮焉有  
當時諸藩  
大抵如此

羽峯曰其  
言忠厚藹  
然感人

五月七日有司傳命聲罪削籍。且收采地。徙御笠郡  
 古賀村。獄狹隘倍舊矣。七月六日新賜四歲兒。恒以  
 月俸令一家免饑。邦君憐臣亦厚矣。壬戌四月五日  
 先子溘焉逝。余悲痛殆絕。今茲仲春。又罹時氣。卧床  
 數日。偶讀文山正氣歌。忽覺病邪退避。因欲倣之。平  
 素講經談兵。馳馬試劍。無暇作文辭。故造語鄙拙。且  
 藩法不許與筆硯。每得數句。請令衛人書之。筆削未  
 能如意。夫文山遇傾覆流離之間。其困苦悲楚。使聞  
 者毛骨竦然。固千古忠賢養浩氣之所致也。余今得  
 罪屏居。而邦君惠下之仁。藩法待士之厚。比之文山。

近世傳人傳  
 新集五編下  
 三  
 蒲生氏棟

豈帝天壤哉。而余暗愚謏劣。虛羸善病。坐卧于此。間足不履地。既已四年矣。幸未上鬼錄者。雖天之所使。然抑亦不可謂無所養也。乃作續正氣歌曰。神州冠字內。正氣常浩然。天皇御宸極。盛德準皇天。流風洽八瀛。皇胤一連綿。賢良輔天業。赫々億萬年。時否配義見。歷々溢簡編。朝班誅逆臣。賊宴揮寸鏹。日羅身體光。田道墳中骨。為伊企。難醫為藤西。光舌為藤忠。光眼為源准。后筆或為秋夜詩。拜衣慕丹闕。或為題櫻樹。單身蹈險絕。或為楠夫子。三世護王室。或為菊池公。闔門保晚節。是氣本凜冽。太平二百春。

后得曰此段慷慨淋漓萬可續文々山歌

浸淫流苟安。文武亦不振。醜虜恣陸梁。將門事遂巡。天皇如天日。聰明聖且仁。震怒頻下詔。攘夷期維新。陪臣執國命。逆詔結和親。桀驁蔑天朝。拜虜殆稱臣。烈士奮忠勇。斬戮櫻田濱。嗟我遇此時。頑鈍無才力。吾君固賢明。一國仰恩澤。當路恐效尤。正獻萬言策。儒臣傳今疏。茫然長嘆息。幕吏促東行。發軔期近迫。內外忠憤輩。靖獻效臣職。膝下乞一死。含笑許忠直。決然進君前。揮淚叩胸臆。君曰方今事。根柢在帝勅。聞之莞爾退。中懷乍安適。乃止東都行。齊傳求言檄。營々青蠅飛。貝錦忽羅織。一夜檻車迎。陷

為樊籠客。世事不許聞。歎言亦何得。爾來歷七月。收  
 祿削士籍。謹謫入幽谷。孤囚故聞寂。去年家君終。悲  
 號日繼夕。回首拜南北。滿襟血淚滴。生為不孝子。何  
 以慰靈魄。慈母不能養。盡忠無寸益。忠孝兩共缺。一  
 身當困厄。三世傳家學。專遵泗閩迹。悠悠四周星。觀  
 史又玩易。唯有宿願在。何憂幽獄窄。藩廷先奉詔。  
 決戰奮劔戟。驅夷忽膽落。東洋絕虜舶。是氣復本然。  
 神州如古昔。余亦養是氣。時々務溫繹。明善乃誠身。  
 沛乎天地塞。文久三年六月。遭大赦。還家。元治元年  
 五月。賜其子恒舊祿百石。詳為町方詮議。懸當是時。

洞齋曰簡  
 言能盡其  
 為人字々  
 金玉

三條公等五卿在長州。詳奉君命。周旋使解幕兵。五  
 卿渡海至太宰府。三條公再賜手書。詳瀆此事。々遂  
 成長州侯。贈刀并白銀若干。以謝之。既而又蒙嫌忌  
 幽囚。遂與同志十三人俱斬。實慶應元年十月廿三  
 日也。年三十有八。詳志氣英果。受訓家庭。精乎經義。  
 通于兵法。平素慷慨。專唱尊攘。其於人。直言面折。不  
 少假借。故受小人嫉惡。亦深云。  
 善諷子曰。嗚乎。伯安再下獄。遂被斬。及明治三年。藩  
 主始憫其罹冤枉。就其家。永世每年以銀廿枚。供其  
 祭資。何其天定之遲也。余觀其續正氣歌。悵然久之。



遂錄以傳之。

南摩羽峯曰。伯安慷慨激烈。勇敢直言。蓋出天性。故發為正氣歌。凜然動人。非徒飾文字者之比。宜與文山歌並行也。

豐島洞齋曰。伯安真壯士也。其瀨々氣貫宇宙。竟為忠憤鬼。余讀此歌。不勝涕隕。

岡田后得曰。月形氏父子並忠憤。吞冤死。然子闇並立傳。不朽千古。父子可以瞑矣。

三和公善五和公身世。精去長命。神效。神學。文正。

左座義直瀨口善和傳

后得曰義氣俠骨可欽可愛

義直。菅原姓。左座氏。稱貞太郎。後改謙巨郎。舊福岡藩士也。為人廉直。從月形弘學。文久三年。遊肥前筑後。與諸有志周旋。謀尊攘事。既而歸鄉。會同藩士中村圓者。下獄。憤然。與同志胥謀破獄。脫之事。露下獄。乃咏國詩云。月影茂。牢屋乃軒。爾布計。行天心。乃曾古爾澄。留蟲乃音。後以破獄罪被刑。時年廿有六。至明治三年。藩主賞其尊攘志。永世賜祭。染料銀七枚。善和。亦舊福岡藩士。源姓。瀨口氏。稱順可。改三兵衛。幼喪父母。鞠於叔母家。長而志氣卓越。專修文武。兵

近世偉人傳

義直傳

三

浦生氏

學砲術。拳法。並極其奧旨。既而令義子涉繼家。而身  
 退。栖遲于野村。望東宅。咏歌自遣。與諸有志交。謀尊  
 攘事。甲子幕府征長之時。奉藩命。同早川養敬等。至  
 防長。周旋謀國事。乙丑六月。被嫌疑。下獄。方其鞫問。  
 抗言不屈。慷慨絕食。一日。欲頭觸柱而死。衆救止之。  
 既而被斬。年二十有九。臨刑咏歌云。中々爾死。奴古  
 曾好計。禮奈加良邊。天夷乃國爾。貢世無與李。後藩  
 主亦賜祭。染料如義直云。

善諷子曰。二子並慷慨勤勞。王事矣。而義直救同  
 志於獄中。其義殊足稱玩善和歌意。亦有胡澹庵義  
 不與檜等共戴天之概。何其偉哉。  
 南摩羽峯曰。二子皆為國致身。其忠憤義烈。可以  
 傳矣。

豐島洞齋曰。二子同出於福岡。志行又同。其死於  
 國事又同。福岡藩亦有士哉。  
 岡田后得曰。二子忠憤義烈。蓋出乎月形氏之薰  
 陶耶。當時多吞冤而死。如二子而不傳者。可惜也。  
 二子獲此傳。足千古矣。何其幸也。

宮津某氏傳

天明中丹後宮津青山侯臣有某氏者為人豪俠嗜酒日醉放不事生產貧甚而意氣激昂視儕輩猶塵芥不拘繩墨遂被放逐有司收其宅地籍家財僅有布被鍋釜壘椀木履數品而已一戶棚扇鏽甚固破而視之有鮮甲一領長刀一口銳刃如新發於硎傍有袂子發之則燦然黃金三十星有馬衆皆愕然乃直白之君侯亦大驚曰此真武士也宜宥其小過招之來乃遣人四方踪之遇之草津驛百方說諭携歸復其職祿其武技果超絕他士云

羽峯曰寫得筆々靈動使人有目觀之思洞齋曰以快文寫快事不得不稱快

羽峯曰贊詞簡明可喜

善諷子曰相士失之貧相馬失之瘦自古而然為人君者可不察乎哉

南摩羽峯曰昔時戰國之武士往々有如此者其氣節操守亦可稱也方今士氣萎蕩唯利是趨視如此人擯笑以為愚為狂吁亦可嘆也夫  
 劉子貞曰筆々簡老語々蒼茫可為武士立傳  
 豐島洞齋曰奔逸之馬庸御不能馭之卓異之士凡主不能用之所以名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賢士常有而名君不常有也如宮津某氏見復用其奇行有所實使人省悟也

岡田后得曰。舉世喜佞媚。瓦釜雷鳴。作者立此。一貧士傳。諷刺深遠。

村山拙軒曰。某氏貧窶。而不忘武備。類佐野常世之風。君侯之復其職祿。似北條時賴之量。此篇打粉鉢木一齣來。行文簡潔。震川之致。

又曰。當時其人仍存。故傳者諱其姓名。在今日姓名不詳。為斯人惜。

字野醴泉傳

醴泉名元章。字成憲。通稱長左衛門。字野氏。近江守山驛人。少而好學。博聞強志。為人真率而溫厚。屢往來京師。交道頗廣。江村北海者。東行塗次叩其門。醴泉接見。僅陳寒暄。乃請少間而起。移刻不出。兩大至。日將暮。北海欲去。不得去。大困已而門外聞醴泉語音。見之。則簑笠提網而歸云。欲獻一酌而無肴。故網乎前川。獲小魚數尾而來。請自此與君對酌。嘗詣門人望月某家。偶有老醫古島某至。意氣投合。某出一百緡買酒。與醴泉對酌。罄歡而散。厥明醴泉服禮服。

洞齋曰。因縮之態與。惻惻之情。對照使讀者不覺稱妙。羽峯曰。何其情意。到又曰。有古人之風。

劉子貞曰此可謂以天地好生之心為心也相峯曰可謂善諷諫矣

而出門家人意必進講粟田親王也而忽歸家人問曰馬往而歸醴泉曰昨夕古島氏飲余酒故往而謝也家人曰小酌奚用謝焉醴泉曰不然彼非吾舊交又非門生受長者之饗豈可不謝乎又嘗過膳所侯會侯怒乎近臣某將手刃之眾見醴泉至大喜曰先生速入謁侯々今將手刃某先生謁則侯之怒或解醴泉乃入謁侯曰鄙人今過湖上來春風和暢沙鷗翔集風景如画偶得一絕欲供侯覽觀而來也乃書以進侯視之則極寫萬物欣々得時以諷怒之為逆德也於是侯怒頓解潛收白刃於室事竟寢其温厚

感人率此類也天明年垂耳順而歿

善諷子曰余觀醴泉贈閑田子五律温厚之情可掬也錄于此以砭世之輕薄子詩云田園風月夜藜杖忽相迎燈照親朋面楸傳喜鵲聲酒聊酬厚意談重結芳盟此坐賓與主何曾惹俗情惜哉軼湖上詩南摩羽峯曰人能以醴泉之心為心天下莫不可交之人莫不可諫之君矣

劉子貞曰醴泉温厚和平有古鄉先生之遺風豐島洞齋曰諷喻之感人何其速昔者播州有國府寺次郎左衛門者豪族也有篁園數百頃為豐

大岡所賜。年々生美筍。盜其筍者。當斬。會土人一少年盜之。將斬之。衆諫不聽。有臣某持筍進。歎曰。此雖截。年々生焉。人則如何。國府寺愴然赦之。終止其法。今醴泉子之温風和意。能解戾之殺氣。不亦諷喻之力哉。

村山拙軒曰。醴泉舉動。事々出于人意表。真率有晋人之致。至從容談笑。解膳所戾怒。而免其臣死。有大作用。非晋人故風流自晦者之比。詩亦瀟洒孟襄陽之風。

白井六郎傳

韓昌黎議復讐曰。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其如六郎者歟。六郎抱微志。遂能手。又不共戴天之讐。可謂孝矣。門生大島鶴嘗為余說之甚詳。故為之傳。

六郎。福岡縣士白井亘理之長子也。亘理仕舊秋月藩主黑田氏。慶應中。為京師留守。兼隊長。為人銳敏。善與諸藩士周旋。通知當時形勢。藩主頗信任。有所裨益。其名噪于京師。藩主上京。賜物賞其功。既而賜暇歸藩。一日張盛燕。招飲親戚故舊。酒闌樂起。衆賓

后得曰禍

七傳  
義集五編  
三  
蒲生氏

露醉到三更悉去。亘理亦醉眠。室中忽有鬪爭呻吟聲。奴婢驚起。照燭見之。亘理夫妻被斬殺。鮮血淋漓。流乎床蓐。奴婢蒼黃報知親戚。夕夕咸來。驚愕失措。不知何人所為也。事聞京師。藩主殊痛惜。時六郎年甫十歲。悲泣殆絕。親戚相聚。葬亘理夫妻。鞠六郎於叔父某家。當是時。同藩士有一瀨直久者。年過弱冠。為干城隊長。與亘理爭名。以其才能不及。居常有不平色。故人皆謂殺亘理。夫妻者必此人。也。六郎竊聞之。齟齬曰。誓報父母讐。叔父制之曰。汝尚幼弱。不抗彼審矣。且未有明證。不可妄下手。請俟他日。六郎然

劉子貞曰  
父母之仇  
刻不去心  
六郎真孝  
子也  
后得曰悲  
喜交至六  
郎胸中可  
想

之既經二年。入某學校。會直久弟道之助亦在焉。六郎乃與之。紙筆或菓物。深得其歡心。探其事情。一日談及父母兄弟至情。道之助曰。殺足下父母者。即吾兄一瀨直久也。六郎聞之。雖憤怨填膺。故笑而言。他如不知者。直歸告叔父。曰。果如人言。直久殺吾父母也。道之助之言。為明證矣。我豈與之俱戴天哉。歔歔久之。明治九年。六郎年已十八。憤不能禁。乃決意上京。探直久所在。偶聞直久為名古屋裁判所判事。即赴之。則轉任靜岡裁判所。六郎即又赴之。日夜伺其隙。既而又轉任東京上等裁判所。六郎又尾之。抵東

近世  
義集五編下  
三  
蒲生氏

后得曰似有天助

又曰孝志貫徹痛快

京投宿於南佐久間坊旅舍。伺其動靜。偶聞直久屢至舊藩主家臣某所圍棋。其家在三十間堀邸內。六郎大喜。又屢出入其家而伺之一日。六郎至訪直久亦先在焉。六郎踊躍曰。時乎時不可失。既而見直久上樓階。六郎走進執其袂呼曰。直久。汝殺吾父。凶井直理猶記之乎。直久曰。記矣。欲拂袂而逃。六郎急拔匕首。搃其股。直久搏之。六郎再傳其脇。直久啣其左手。指六郎突其喉而倒之。直斬其首。家主視之。叱曰。汝胡為者。六郎從容曰。手刃父母仇也。巖君家幸怨之。乃提其首自首于第二方面第一分署。以俟罪。

又曰觀者皆喜乃天理良心

實明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觀者皆壯之。善諷子曰。復讐韓柳二子所議盡矣。吾復何言。但壯六郎所為而畧叙其始末如此。豐島洞齋曰。功利技術之學行。而忠孝修德之心薄。進取躁急之途開。而廉節退讓之風歇。當是之時。猶出伏薪嘗膽如白井氏者。天理之不息。良心之不亡。猶如埋土之金光發露於剝蝕中。我玉穗國之風氣。涅而不緇。讀此傳者。亦可以自壯矣。劉子貞曰。有志者事竟成。六郎乃孝子中人也。岡田后得曰。篇首所云大島鶴者。越後龜田人。好



近世偉人傳 卷五 蒲生氏棟

學能文。蓋蒲門高足弟子也。明治初年開業於東京本所。聚徒教習。生徒稍進。惜哉以疾歿。附記于茲。

又曰。或云。六郎遭難時年甫八歲矣。此云十歲。又云。刺讐於其上樓時。此云刺於下樓時。未知孰信。然其人今尚存。欲異日就焉問之。

又曰。夫忠孝一耳。故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方今忠臣多列祀典。而孝子慈孫被旌表者鮮矣。往往吞冤而死。此善諷子所以奮筆作此傳發舒神州之正氣也。噫。

河波有道傳

有道通稱豐太郎。號棕園。加賀金澤人。父曰河波多仲。世仕加藩太夫本多氏。有道幼而穎悟。長好文武。書畫詩歌。劍法弓術。靡不兼善。尤志經濟。喜讀洋書。年甫十一。為本多氏近侍。安政五年。本多氏祇役江戶。有道隨行。時有村田藏六者。下帷以洋學教授。有道執贄於其門。苦學有所得。改造渾天儀。使兒童易知。四時之運行。晝夜之長短。日月之食等。製消石。有績。藏六後稱大村益次郎。仕朝。為兵部大輔者也。七年。有道為作事奉行。欣然曰。可伸經濟宿志。乃架

近世偉人傳 卷五 蒲生氏棟

水車修理道路將有所大為會當藩政一新之時事  
半而寢嘗讀鯨志知捕鯨之利大又春時視加能沿  
海鯨鯢出沒欲起捕鯨之業屢說眾人竟無一人贊  
之者有道獨力末奈之何遂寢乃專心教育設私塾  
教授生徒及門者數百人明治元年補明倫堂助教  
五年藩廢置石川縣有道說其縣令內田政風以捕  
鯨事改風大贊成其說有道大悅躍然從其事說論  
沿海漁人々々頑愚以鯨為神云殺之為祟少從之  
者獨石川郡德光村藤井某織田某等服其說六年  
始俱起捕鯨業於其村同郡金石村漁夫與平者亦

躍然從之遂獲一巨鯨以是為加賀沿海捕鯨嚆矢  
尋又獲一頭翌年又獲一頭每頭價八百圓許向不  
服之漁人等見之皆大悔翻然從服捕鯨業陸續起  
遂至於加賀沿海獲鯨無虛歲初有道之從事捕鯨  
也不用從來捕鯨之網而創意製一網々纏鯨身覘  
其不自由搗之其在漁場也常掛瓢酒於杖頭赤脚  
奔走或視而曰蓋著芒鞋有道笑曰是漁父常態也  
有道既伸捕鯨宿志勸業博覽會水產博覽會並得  
賞牌褒狀乃不屑專其利復從事教育歷任小學一  
等出仕分課集成校豫科教授女子師範學校教諭

后得曰漁  
父掛酒瓢  
杖頭風派  
可繪

又曰收束  
捕鯨教育  
有力

新編  
義集五編  
卷一  
蒲生氏

近世偉人傳 卷五 劉子貞

近日日本新聞載此飯良法尤便而有益可以參看

農業講習場教授等二十三年抵東京。縱觀上野博覽會。歸鄉。患時疫而歿。年六十有九。所著有修身往來體操往來萬國地圖等若干卷。又嘗繼父遺志築竈。名曰七萬圓竈。蓋全國用此竈。則省薪費。一日贏七萬圓。故以名云。

善諷子曰。有道夙抱經濟志。終能遂其志。非其精力過絕人。安得能如此耶。嗚乎。亦偉矣。同國人竹中邦香贈余有道軼事。使傳之余。謂邦香蓋亦有志於經濟者。異日成大業。則吾又操筆傳之。八百圓特不劉子貞曰。文氣踈暢。

豐島洞齋曰。余與有道交數十年。善識其為人。有道博覽多通。好造意起事。雖人誹笑之。亦不敢怒。亦不敢沮。終而有人亦信之者。如七萬竈之利。戶曉人說。有欲用之者。輒往為築之。不敢厭勞。其他如捕鯨勸業水產等。雖營々奔走執之勞。而其業不大行。所謂志大而材麤者。然其精力過絕。不易及也。

岡田后得曰。捕鯨教育二事。此人一生事業。故今叙合叙。終成一篇好文字。拙軒曰。忽而漁父。忽而教官。其彪變匪夷所思。

近世偉人傳 卷五 編下 其 補注 氏 辛

文輝女史傳

文輝女史名阿豐高瀨氏文輝其號以號行妙齡從高島文鳳學文學筆札及茶儀插花品香諸技皆極其奧秘文鳳酷愛之養以為子冒高島氏配其弟靜壽々々放蕩大破家產遂與女史絕更娶然女史不復嫁潛贈衣財以助靜壽々々晚年寓澤東為某學校教員嘗過余俎橋寓曰今日訪先生於麴坊來先生謂文輝也以其學術賢于已也常稱以先生人皆笑之戊辰之變女弟子分散靜壽落魄女史恐師家之滅絕托其重器遺書於人至信州善光寺教授其

羽峯曰緣絕後尚贈衣財何其厚

羽峯曰為他日之計其識遠

主尼々々貴富待遇甚厚既而歸東京主尼猶年々報贈金若干舊川越藩侯松平君延女史以為女公子師亦待遇甚厚女史平生儉素以束脩月謝之餘貯之驛遞局至數百金乃請余借邸地數十弓新造茶室焉請清國公使黎庶昌書鶴心亭三大字揭其楣養余第四男瞻以為嗣日點茶插花以自娛且見瞻日登學欣然曰吾願足矣辛卯一月試筆云急雪穿簾撲夜燈梅花微笑古銅餅朔風惡劇人驚絕吹倒琉璃六曲屏是歲四月七日黎明自知病篤急招其弟子河內全節及余於枕頭遺言後事乃瞑矣年

新世傳入傳 義集五編下 卷二 翰墨三記

七十有六。女史平生尚吉利。忌惡劇吹倒等字。而用之試筆。何也。今而思之。惡劇吹倒之語。為之識。亦為絕筆。乃令瞻作軸藏之。

善諷子曰。余知女史。三十餘稔於茲。熟觀其行事。可謂賢矣。其歿也。作文祭之。亦可以想見其人焉。故全錄于左云。

維明治廿四年辛卯四月十有一日。蒲生重章謹以。美。花。名。香。之。奠。祭。於。高。島。文。輝。女。史。之。靈。嗚。乎。哀。哉。憶。昔。女。史。文。久。年。間。下。帷。麴。坊。從。學。如。雲。是。時。余。也。亦。寓。其。隣。女。史。敬。我。飲。以。芳。醇。既。而。世。變。不。見。數。年。

羽峯曰以  
玉汝成  
洞齋曰以  
富瞻之學  
揮自由之  
筆情緒纏  
綿不覺其  
為韻語香  
煙繚繞

雪。虐。風。號。覆。古。寺。信。山。柔。蕙。彤。管。飄。泊。單。身。又。來。東。京。教。授。釵。裙。讀。書。講。說。皆。有。淵。源。其。師。文。鳳。實。學。林。門。佐。藤。暖。翁。稱。其。貞。純。命。女。竹。露。受。其。陶。薰。女。史。高。足。事。師。尤。敦。春。秋。祭。祀。手。薦。蘋。蘩。養。余。兒。瞻。以。守。先。墳。同。氣。相。求。是。亦。前。因。嗚。乎。女。史。不。茹。羶。葷。年。過。古。稀。髻。髮。未。銀。一。朝。病。作。歛。歸。黃。泉。葬。儀。甚。賁。送。者。成。群。艷。々。之。花。含。露。殊。妍。芬。々。之。香。吐。煙。作。文。嗚。乎。哀。哉。尚。鄉。食。

南摩羽峯曰。才學而賢。如女史者。亦不易得也。劉子貞曰。女史雖遇人不淑。終不出一怨言。緣絕

後猶潛以衣財贈之。且終身不再嫁。可謂才德兼優矣。讀此令人欽佩無已。

又曰。得子聞之。傳與文。其軼事幽行。可與世同壽。女史應亦含笑於九泉也。

豐島洞齋曰。婦之貞而婉者有焉。貞且婉而長於學術者。蓋為鮮矣。文輝女史被絕於夫。終不再嫁。獨守節教授。以終一生。故夫常以先生稱之。雖如可笑。亦可以觀其長學一端也。如女史。豈可不謂貞而長學者乎。

逸見十郎太傳

后得曰事如張飛

逸見十郎太者。舊鹿兒島藩士也。為人精悍而驍勇。戊辰。王師北征。十郎太為其藩兵二番隊長。攻白川。々々為奧羽之咽喉。賊嬰城固守。激戰二日。不能拔。因議曰。宜使大垣藩兵出城。後來擊之。十郎太乃帥眾鼓躁而攻。挺身馳突。手硝煙彈雨中。眾繼進。遂拔白川城。進轉戰于三春。二本。松會津。所至有功。猛勇驚賊。兵事平後。為陸軍大尉。在東京。明治六年五月某夜。皇城火。兵士皆至護。而十郎太偶遊新驛妓樓。誤出營期。乃下陸軍裁判所。論其罪。同營士皆

后得曰可  
以戒兵士  
好色

罵曰。十郎太恣溺花柳。失出營期。豈止彼一身耻而已。即吾藩羞耻也。宜使屠腹。或曰。彼腰骨既折矣。豈可以武士道處之乎。斷頭而可也。少將某獨曰。此少年或所不免。須恕宥之事。竟寢。十郎太乃得歸國。方此之時。西鄉隆盛等設私學校。養成志士。十郎太欲雪前日之耻。入其校。勉勵過人。桐野利秋等知其勇可用。擢為一科長。又為區長。使之誘各鄉士族入學校。及隆盛叛。帥兵一隊入肥後。轉戰各地。既而歸鹿兒島。募生兵。先是中飛丸傷其頭。以白布裹之。而奔馳。毫無難色。及人告陷都城。延岡並敗。與隆盛等走

后得曰用  
意別有在  
焉

入鹿兒島。戰死于城山。實九月二十四日也。善諷子曰。十郎太之誤身於花柳。不足深責也。但其用勇。終失其所。為可惜耳。若使之用其勇於三韓滿州之間。豈不亦偉乎。噫。

南摩羽峯曰。用勇失其所。則不若無勇之為勝。吁。人以知大義為貴也矣。

劉子貞曰。十郎太之勇。乃匹夫之勇也。且投非其主。其死也宜哉。

豐島洞齋曰。壯士溺於花街。犯軍律。其耻小也。黨於非人。反於朝廷。其耻大也。雪乎小。不能雪乎大。

傷終身之勇。可以誠焉。

村山拙軒曰。十郎太一犯軍令。翻然悔悟。勉勵以雪其羞恥。少將某之容其罪而不問。可謂知人矣。嗚呼。性質之美如此。而其昧于順逆何也。

岡田后得曰。作者多愛。惜其用勇失其所。九原之下。十郎太有知。必齧齒曰。吾過矣。々々々。

池上四郎傳

四郎。舊鹿兒島藩侍醫池上貞齋之長子也。受訓家庭。然不喜軒岐術。常就西鄉伊知地諸先輩。咨詢文學。諸先輩咸稱其器不凡。貞齋欲為四郎娶河野某女。既納幣。親迎之前一日。四郎早起。詣河野氏。謂曰。家父與君約。將為僕娶君息女。而僕年少未遂。四方志。今娶妻非吾願也。請解其約。河野大怒曰。事已濟矣。足下乳臭。今復何言。宜待乃父來議之。乃告之貞齋。々々亦怒責四郎。々々曰。大人之命。不敢不奉。然婚姻人之大倫。若有伉儷之情。不諧俱誤。終身且兒

后得曰有  
四方志不  
偷安逸

又曰誠然  
々々



學業未成。將周遊天下。就有道而正之。此兒之所以不能奉命也。貞齋竟不能強。告諸河野。解其約。蓋鹿兒島之俗。嫁娶唯父母親戚之所擇。不必使子女預知。故往往有此差池也。既而四郎負笈遊江戶。當是時。諸藩及草莽志士爭唱尊攘之說。世運將一變。藩主命四郎時時報其情勢。戊辰伏見之變。及與羽之役。四郎皆從軍有功焉。辛未。朝廷徵兵四大隊於鹿兒島。四郎領一隊上京。屯于市箇谷。舊尾州邸。既而拜陸軍少佐。辭而不就。四郎曾遊清國。至此復遊清國。甲戌征臺之役。四郎陳說其所歷見。於行軍頗

羽峯曰有識之言

有助焉。方西鄉反也。四郎與之入肥後。與篠原國幹等攻熊本城。不能拔。四郎乃說隆盛曰。宜速勒兵禦敵。尾擊全軍出南關。直蹂躪上國。不然。事之成敗未可知也。桐野利秋等恃勇不肯。轉戰于日向。薩摩敗走。遂俱戰死于城山。時年若干。善諷子曰。四郎之見卓矣。而其言之不見用。誠朝廷之幸也。若大舉到上國。則其災害果何如哉。南摩羽峯曰。戊辰之役。佛國人某至仙臺。語將士曰。宜直進至京師。挾天子。而令四方。則事可成矣。區々戰此地。策之最下者。與四郎所見符焉。

近世韓人傳

義集五編下

三

補注

豐島洞齋曰。隆盛之智。而不用四郎之計。蓋為其  
勇所暗也。何則。隆盛之出肥後。其勢如潮生。欲唾  
手拔熊本城。而有谷將軍之善禦。遷延費日。不能  
向上國出一步。無他。矜勇之氣。自掩其智。不用四  
郎之言也。其不用者。天奪其鑑也。

岡田后得曰。四郎卓見。盍早見機。避禍害。惜哉。

佐治郎傳

佐治郎。信濃國下諏訪邑農夫佐左衛門長子。幼而  
孤。失明。貧窶不能自活。寄食於遠族某氏。其家亦貧。  
佐治知其不可永依。偶思伯父亦瞽。稱諏訪都。在江  
戶高輪。欲往而依之。時年甫十四。單身辭鄉。到江戶。  
然伯父出鄉。既已二十四年矣。不詳其所在。抵高輪。  
問之市人行客。及賣按摩者。莫之能知。佐治搜索彌  
月。旅資既罄。乞食街頭。終不得其踪跡。行道路。茫  
然如失。乃決死。抵二州橋時。方盛夏。夜風吹。水涼氣  
襲衣。納涼船泛如乎水上。忽有一舟。絃歌如沸。棹過

羽峯曰  
峻極矣

卷之七 人傳 蕭生氏

羽峯曰其  
悲可想

橋下。佐治倚欄聽之。萬感縈胸。悲吾身之數奇。謂此  
生不若死也。一躍投水。則譟然墜其舫。上舟人大驚。  
救之。舟中有桶。口檢校者。與門人竝坐鼓琴。聞之。測  
然。使人扶佐治坐。已前謂之曰。汝雖盲。年尚弱。何苦  
而果於死乎。諺云。汲一道流川。亦前生因緣。今汝決  
死投水。幸墜我舟。以得不死。豈不亦奇緣乎。語我其  
決死情實。我盡力庇汝。佐治垂泣。陳姓名及尋伯父  
事。且謝曰。余以瞽故。誤墜君舟。以妨清興。幸見恕焉。  
檢校愀然前膝曰。唉。汝吾妹之子。我即汝之伯父也。  
我改今名。久不通鄉信。然寤寐未嘗不思汝也。今救

又曰其喜  
可想

劉子貞曰  
天假之緣

汝急難。是安知非祖先之靈誘我。令救汝乎。佐治悲  
喜交集。淚數行下。左右皆感其奇。遇矣。檢校乃拉佐  
治還家。使之龍。已舊名。詠訪都。且謂曰。汝將何學。欲  
學琴瑟。則吾教之。若別有所欲。則擇師學之。佐治曰。  
姪生長僻地。不能學音樂。願學鍼法。檢校曰。善哉。汝  
之所志。音樂遊藝也。鍼醫仁術也。豈可同日而語哉。  
乃擇師學鍼。無幾。其術大進。時奏奇効。諸侯貴人往  
往聘之。其名顯乎都下。檢校遂養為子。承其家。貲擬  
陶朱。元祿年間。以壽終于家。  
善諷子曰。佐治決死投水。而為伯父所救。竟遂其志。

新世傳 蕭生氏 蕭生氏

豈不亦奇遇乎。則知向之數奇非數奇也。天窮困其人。以成就其業耳。嗚呼。瞽者尚如此。而况雙眼炯々者乎。可不思焉哉。

劉子貞曰。佐治郎乃一盲人。因孤詣苦心。竟遂其志。可見天下無不可成之事。只在人為之誠與否耳。

南摩羽峯曰。語云。禍福纏繩。又云。決死則得生。余觀於佐治而信之。

豐島洞齋曰。昔者朱壽昌與其母劉氏相失者五十年不得。竟辭官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今佐治索伯父不得。乃決死。竟奇遇焉。壽昌之得母。則孝之所致。佐治之遇伯父。則誠之所通。天道不見而視。不聞而聽。遇合豈偶然也哉。

村山拙軒曰。瞽者而尋瞽者。事之尤難者。間關崎嶇。遂伸素願。其相逢之際。奇險亦甚矣。天公何把弄人之至此。而後來業成家富者。天之報此人。可謂厚矣。然則始之困其身者。即玉成之歟。此篇當日情況。寫得淋漓。其事奇絕。文亦警絕。

滄浪傳

滄浪名候。越後村松城西山村人。不知始何名。知巧過人。自梓匠輪輿鍛冶石工。以至補鍋接陶洒削之屬。凡人家日用之工技。莫不善者。邦俗謂作事曰仕候。因自名候々。與滄浪音訓相通。因又自號滄浪。以寓隱濁世之意。沿人門戶。叫賣其技曰滄浪來。人爭備之。滄浪嘗自製小銃。射野狐。々不死。亦不能走。輒捕。拔其舌。云用活狐舌入藥服之。則益人。知辨又嘗欲學仙。自製羽衣。候人定。升屋上。禱北斗者。十夕數盈之夕。星斗殊爛燦。清風颯然。至自北方。滄浪欣然。

右得曰議  
貞諸子亦  
蓋服活狐  
古以益其  
知辨

劉子貞曰  
此數語可  
為妄存希  
冀者戒

謂神來迎我也。張雙手。御風而飛。譟然墜地。傷其腰足。乃悔悟曰。仙自別種。非火食人所能學得也。竟不復說焉。天保弘化間。年可七十余。屢見之。鶴髮童顏。頰而癯。頗有仙骨。竟不能得仙。以一窮民終。善諷子曰。今夫山澤民庶。嗷々成黨。欲倏飛騰上玉堂。握政柄者。何限。是亦滄浪之學仙也。噫。重野成齋曰。奇行異聞。可以醒世。辛卯四月。湖心亭席上拜觀。

劉子貞曰。以奇筆寫奇人之事。可稱雙絕。  
豐島洞齋曰。滄浪所為甚痴呆。不足為奇。而善諷

子取而傳之者。誠世之妄人欲附翼攀鱗一躍登雲閣。取爵位者而已。論贊譏刺尤有奇想矣。岡田后得曰。諷刺絕妙。宜帶冷笑聲讀。

蒲生重裕

男

蒲生重良

同校

高島重瞻

近世偉人傳義集第五編跋

暑威如燬。蝸廬無策可避焉。於是偃蹇於一室。取善諷子所寄偉人傳稿讀之。奇行偉業。有可驚可喜可悲可哀者。有磊落軒翥者。有卓節勁幹者。有狂呼嘯傲攪破四海者。譬如演劇。一幕局畢而還始。篇題逐次加批評。不覺爽氣生腋下。忘盡日之暑。豈高文生雄風乎。辛卯八月初旬。

加賀 洞齋豐島毅拜題。

一幕局作  
齣似長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五編 三十七 蒲生氏棟

蒲生子闇。抗慨尚氣節。其言論常以興起人心。矯正風俗為事。所著偉人傳。既上梓者十八卷。今茲辛卯。又刻此二卷。何其盛也。余謂雖有奇節偉行。言之不文。不足傳遠矣。子闇以爽敏之才。雄健之筆。傳偉人之蹟。極意形容。淋漓盡致。每讀一篇。擊節撫掌。如當其時。見其人。讀者心動膽張。唯恨其卷易終耳。

明治廿四年九月念四日 村山德淳拜觀。

近世偉人傳義字集卷下終

近世偉人傳第十編跋并題詩

聚亭曰佐田翁氣節峻峭議論鯁正不詘曲學汗世與余甚善今沈淪江湖可惜也

蒲生聚亭老兄著偉人傳廿卷。筆鋒銳利。偉蹟驚人。蓋老兄以偉人傳。偉人同氣相求。同類相應。而然耶。余頃北游入老兄之故鄉。聞老兄舊事。曰老兄曾負笈東游。孤苦艱辛。開業江戶。未幾。藩侯辟之。將有所用。忤執政旨。遂見放逐。老兄從容作詩而去。奇哉。偉哉。置老兄於偉人傳中。泰山巖々。而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去今八年前。老兄訪余墨水草廬。見囑偉人傳跋。今余在北。越信老兄真為偉人。乃履前約。贈此跋。

辛卯仲春 南筑 佐田白茅拜題。

近世偉人傳 義集五編 跋並題詩 蒲生氏棟

裴亭曰杉  
氏嘗以教  
授自任余  
知其人久  
矣頃求質  
文於余志  
氣高尚古  
之人也

又曰因杉  
氏識此人  
靜慈溫雅  
一見而知

韓昌黎曰。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  
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  
發之。余讀裴亭先生偉人傳。亦然。其行文錯綜變化  
猶鬼神。不可端倪。故讀者不倦。且先生教人以忠孝  
節義。讀者本然之性。自相感發。其忠孝節義之心。油  
然而生焉。則先生著書之功。豈小小也哉。

辛卯端陽。東京上杉義順拜題。

蒲生先生搜輯海內偉人。或元勳名輔。或逸民隱流。  
及慷慨激烈之士。才能絕藝之人。網羅成編。昭々可  
觀。誠後學之楷法也。嗚呼。正氣煥發於宇宙。美名永

其為君子

又曰平田  
生青年奇  
才善文詩  
余識其先  
人可謂平  
田氏有子  
矣

垂乎萬世。是先生忠孝濟世之篤志也。讀畢。謹書其  
後。

辛卯初夏。東京武田信任拜題。

夫慷慨悲憤。欲砥行立名者。世間何限。然或未得其  
時。觸犯于刑辟。老死於窮巷。空吞怨於地下之徒。亦  
不為少矣。我綱亭先生夙憂此輩。奇行偉蹟。終歸湮  
滅。乃著偉人傳若干編。其叙事之快。行文之妙。使讀  
者有宛然與其人相接之想。信腐令以來。希有之良  
史筆也。抑近世之偉人。假先生之筆。以得發潛德之  
幽光。奮勵士氣焉。先生亦叙其事。以得發萬丈之光。



燄傳之不朽焉。則此編之作，豈其偶然哉。讀了，謹題一言於其後。

辛卯六月。

東京 平田宗克拜題。

乙酉之秋，余客東都成蹊館，偶讀偉人傳，欽佩之餘，卒賦一律。就子閨先生有道正之。

異事奇聞寫得真，驚看椽筆絕儔倫。  
韓蘇文藻元無敵，班馬史篇尤有神。  
綠酒紅燈陪宴客，青天白日倚樓人。  
羨君風月姐橋畔，閑伴琴書興特新。

西京 宮原孝 拜草

忠姦今古跡分明，褒貶由來出至誠。  
白日青天一枝

聚亭曰宮原生能詩善畫蓋才子也今則航海外事貿易可謂有為之士矣又曰福井生詩才天

筆千秋傳得偉人名

東京 福井繁 拜稿

○辛卯六月初七，訪網亭先生於玲瓏壘，用壁間所掛黎菴齋詩韻，以奉呈，併乞郢正。

讀書滿腹自便々，高卧何論邊孝先。  
明世豈無太平策，文壇共仰偉人編。  
青天白日照胸臆，翠竹碧梧供賦篇。  
剩用當年醫國手，還於紙上寫真詮。

東京 平田宗克拜題。

奇蹟全羅寫得真，文章况復妙通神。  
欽君早抱有為志，欲慕偉人成偉人。

稟若讀書破萬卷其造詣豈可量也哉

又曰前編既有贈詩今又有此贈交誼至

涯

襲亭曰前  
編既有贈  
詩此跋更  
絕奇一夢  
尤絕奇

世傳人傳

義集五編跋並題詩

三

蒲生氏

東京 石川二三造拜題。

○謹跋偉人傳義字集五編

余嘗從子闇先生受業于有為塾而先生授業之暇。作偉人傳。每一篇成。使小子門人閱之。卷中所載。無一不奇偉。而先生之文。亦無一不奇偉。故終日讀之。未嘗倦也。先生年々作此傳。亦未嘗休也。既至十八卷。其續編。昨年將刻。會先生托金之平松銀行閉店。悉失其資財。故未發行也。今茲五月上浣。余訪先生于青天白日樓。先生豪氣依然。不少見憂色。且告曰。今年必刻義字集五編。子其跋之。談了辭去。是夜解

又曰向既  
有華族中  
錚々者之  
目項又作  
澁養閣銘  
并勵之

衣就眠。有一人。慨然謂余曰。子讀偉人傳。樂歎。余曰。然。則請以我言寄語先生。此傳行于世。則大勝於名僧之引導我魂魄於幽冥道。我輩魂魄獲此。始當歸上天。馬耳唯恨方今肉食驕傲世道。日非吾將欲訴諸上帝。罰之。余驚問其姓名。不答而去。拭目四顧。則殘燈熒々。枕邊唯有偉人傳數卷耳。蓋夢中之偉人。即卷中之偉人歟。乃知先生之文。實通乎鬼神也。遂書以為跋。

辛卯夏於澁養閣中。

丹羽氏厚拜識。

○又

世傳人傳

義集五編跋並題詩

日

蒲生氏

聚亭曰小  
林生困學  
數年教諭  
兵士於南  
總鴻臺久  
矣今則官  
學習院

天下何時無偉人而不幸遭亂世往々罹水火兵馬  
流離蕩折之災不得傳世者何限苟自非足跡周海  
內文章宗一代如龍門其人亦安知而傳之然是猶  
易事也天下晏然無事之日或者槃肥遯于山礪水  
涯或偃蹇牢騷于通邑大都而世卒不見之者非具  
眼之士決不能知而傳焉然是猶易事也至夫牢立  
門戶之黨勇於自信而狠愎忌克不能屈已欲以成  
人之美者視立功於社稷顯名於天下之士綴心服  
之不肯筆而傳也然則自古謂世無人者亦可以知  
焉耳余故於我師蒲生先生所著之偉人傳不獨服

世傳人傳  
蒲生氏

發潛德之幽光尤欽其使享大名者照後世嗚乎此  
編之所以獨多偉人也余因有所感試取此編廿卷  
披讀一過其中往々一身化為二為三其姓名恍乎  
惚乎在隱躍間抑使斯人至此者果誰之咎余常憤  
梅聖喻之隱淪將欲起歐陽永叔而問之近世偉人  
傳第十編刻成是為跋

明治廿四年立秋 門人 新發田小林廣德拜識

○庚寅除夕辛卯元旦詩錄以代自跋聚亭幽人  
半世成何事匆匆歲又窮著書藏石室節貨貯筠筒  
老父垂髯白病兒歐血紅感時燈下坐悶極但書空

春山曰僅  
々十字乃  
見其事業  
經濟妙甚

世傳人傳  
蒲生氏

通世傳人傳  
詩集五經詩立是言  
五  
蒲生氏

春山曰放  
翁佳境  
又曰國會  
識貧能濟  
民艱否噫

又曰不求  
工而工神  
韻躍々

裕詰二兒歐  
血卧病故及

紙窓竹屋歲將更。獨將吟鬚對短檠。作客久知行路

險。休官轉覺世情輕。諸公喋々議何事。百姓偃々不

保生。我輩考槃忘富貴。盆梅花底酒頻傾。閱新紙。眾議院罵甚。

又歲晚民生  
尤窮矣故及

孫君異曰。五言一氣呵成。句亦醞釀。七言輕韻的

是見道之言。收句所見者大。尤見身今之高。

脫却衣冠恣野態。亂頭粗服迓新正。波光送綠浮春

酒。旗影翻紅弄曉晴。何恨屠蘇遲到手。猶欣年齒晚

全生。樓居避俗殊幽寂。但見梅花不世情。去年新築  
青天白日

樓々前多植梅花。其東長濠。波光激灑。映樓欄。今  
茲年五十九。健甚。酒飯加量矣。故人多病歿。故及。

孫君異曰。灑々落落。一片真機。有官止神行之概。

收句尤有情味。

跋近世偉人傳第十編。

家嚴此書。其文簡潔。其人忠孝。恐不足以悅時流之

目。雖然。使苟不失日本魂者。讀之。其必知所激勵。而

況於慷慨憂國之士乎。

辛卯立秋。不肖男重良謹跋。

又

昔者李太白以韓荊州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

聚亭曰余  
有五男重  
良為第三  
男已好弄  
文筆亦可  
喜也

通世傳人傳  
詩集五經詩立是言  
五  
蒲生氏

# 發 行 書 林

信州、上田原町  
 大坂心齋橋筋二丁目  
 全南久室寺町四丁目  
 日本橋南一丁目  
 全二丁目  
 全二丁目  
 芝大神宮前  
 全  
 本銀所二丁目  
 横山町一丁目  
 淺草茅町二丁目  
 全廣小路  
 南傳馬町二丁目  
 通一丁目  
 池ノ端仲町  
 飯田町一丁目  
 馬喰町二丁目  
 柳原町

嵐屋甲造  
 秋田屋市兵衛  
 伊丹屋善兵衛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和泉屋市兵衛  
 和泉屋孝之助  
 出雲寺萬次郎  
 須原屋伊兵衛  
 淺倉屋久兵衛  
 近江屋半七  
 長門屋龜七  
 岡村屋庄助  
 檜木屋多吉  
 森屋治兵衛  
 川越屋松次郎

010190530413

發兌人

著述并發行者兼印刷

蒲生重章

東京麹町區飯田町一丁目十番地

大坂本町四丁目百五十四番屋敷

岡島真七

東京日本橋區大傳馬町一丁目廿番地

中村善七

同麹町區麹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今我裝亭先生揮史筆。忠孝義  
 烈。儒雅技藝之士。一入其編。修便作偉人。則謂之章  
 文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亦可也。於戲盛哉。  
 辛卯桂花月。受業 北越 松尾敦謹跋。

明治廿四年辛卯冬十二月廿七日印刷廿八日出版。

48-13359

